

“三下乡”团队总结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团队名称： | 中国海洋大学赴德州庆云实践团 |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项目名称： | 爱如海大，情暖德州 |
| 领队姓名： | 李亚东 |
| 指导老师： | 薛晓明 |
| 领队老师： | 吕朋 |
| 团队成员： | 程晓琦，李谭豪，李叶森，李亚东，李迎冬，孙泽文，韦新蓉，邢雯雯 |

2017年 7月24日

最好的现在就在

——记刘南纯小学支教

旅途在开始之前仿佛就充满了挑战，原本联系好的学校因为基建无法开课，好在校长帮忙联系了另一所学校，我们才得以继续这次行程。但无论如何，对未知环境的恐惧，至少是忌惮总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就怀着这样兼具紧张与兴奋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庆云的列车。

学校所在的村子与一直以来我对传统村落的印象并不契合，这里更像是一处私人工厂的聚集地，学校被几十家建材厂环绕，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需要以“钢材市场”来确认位置而不是它本来的名字——刘南纯村。在我看来，无论闹市的繁华，或是乡野的安宁，都不失为一所学校久驻的依仗；而像刘南纯小学这样淹没在粉尘与噪音之中，确实不是一个学校应该存在的状态。

学校的情况与意料中的相似，崭新的教学楼，计算机屏幕，彩砖路面，甚至操场也是新铺的塑胶跑道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昭示着地方对学校的重视。但我们却也不会忘记，出租车从公路到学校这百十米间经历了多少颠簸，孩子们又如何走过雨后的泥泞。至于所谓的家长止步线？早已被一辆破旧的地排车掩住了。

食宿环境只称得上整洁，却并不方便：灶台离了水龙头，煮锅没有锅盖，碗筷不够，宿舍一间狭小一间闷热……这一切给我们被烈日燃起的激情浇了一盆冷水。好在条件虽然不尽如人意，对我们总算也是新鲜，八个人嬉戏调笑，些许苦楚吞下而不自觉。

如果说之前的一切磨去了我们出发前的锐气，那么孩子们的到来，这让我们在惊喜之余，重拾了心中的火热。他们有些开朗，有些相对内向，但都符合这个年龄应有的样子。与我们相处的时候，他们确实有预料之中的好奇以及一点对未知事物的恐惧；但从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传出的笑声来看，似乎没有那种长期处于心理压力下的疲惫感，甚至有人偷笑着不时看我们一眼，还真是大胆呢。与孩子认识的过程轻松愉快，游戏更是极大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，但我们知道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开始，想让这七天有意义，绝不是带着孩子们玩可以做到的。

我总是扮黑脸的那个，维持纪律已经成为惯例；小孙拍照时一张严肃脸，但没几天也露出了原形；晓琦和雯雯是两位知心大姐姐，孩子们的心里话都是她们代为“传达”；叶森教实验和制作叶脉标本，从“身败名裂”到挽回名声，给孩子们留下了无数欢笑；会跳舞的迎冬最受女生喜欢，此外，她还是我们的第一主厨；谭豪的画风幽默诙谐，负责带孩子们做游戏；新蓉是队里的小百灵，教室里总是飘荡着她和孩子们的歌声。当然，无论课下扮演着怎样的身份，课堂上每个人都是一副老师的做派。一站上讲台，内心中强烈的讲述欲望催促着我们把自己知道的一切知识倾囊相授，尽管结果未达预期，但也没有一人辜负这次机会。

经过不断地总结和反思，无论是讲课还是与孩子们交流都变得越来越顺利。我们没有开设语数外这样的正课，代之以文学，饮食，天文，实验等孩子们平时难以接触的内容，这激起了孩子们的兴趣——一开始他们都是受校长组织来学校，之后便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。慢慢地，孩子们也乐意向我们打开心扉，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一些心事，甚至他们之间的八卦也一天天被爆出来。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，只是孩子们展示出来的，或者说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，想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，还是要从平日的相处和家访开始。也正是通过这些细节，我们得以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，以及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。

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尤为深刻：小旭拿了其他孩子叠的星星，雯雯几次让他交出来，他非但不听，甚至吞进嘴里又吐出窗外。他自然是不愿意去捡起来的，于是我拖着他往外走，走到教学楼门口他终于恼了，又哭又闹，雯雯想要安慰他，被我劝了回去。

“不经允许拿别人的东西是不是不对！”

“谁教的你吃纸！”

“知不知道不应该乱扔垃圾！”

“男孩子哪能随便哭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”

他终于不情愿地把纸捡了起来，之后的几天再也没有闹过。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与孩子玩在了一起，不把他往外推，不让他捡起垃圾，甚至任由他拿了那颗星星都是情有可原的，但我们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兄姊，都有义务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——乱扔垃圾，无理取闹。错误不改会养成习惯，这是关乎他们一生的事。其实这对我们自己有何尝不是一次考验？能不能应付孩子的脾气，会不会纵容他们，如果家长找到学校里我们如何解释，平日里又能否严格要求自己……虽然挺过去了，但至今想来都有些后怕。

随着家访次数的增加，我们发现，影响他们思想的主要原因不是家庭条件，而是监护人的思想。在家访的过程中，小豪的妈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虽然识字不多，但是个非常和蔼开明的人，除了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她还主动聊起了孩子的生活，这无疑对我们了解附近的教育状况有极大的帮助。与之相比，另一种情况便想小艳的妈妈，对我们的家访假意欢迎，实则敷衍，也毫不掩饰与小艳奶奶的矛盾。小艳的爸爸总是数月不回家，小艳夹在中间地位十分尴尬。两家的教育最终在他们的性格上得以体现，小豪开朗憨厚，虽然有些腼腆，但交谈之间仍能感受到他心中的热情和希望。而小艳与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小心翼翼，不只羞涩，还有些自我保护的意思。

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，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父母心中十几年根深蒂固的思想，却能够进入孩子的内心，让他们学会自强自爱。我们用义卖的钱为孩子们买了书籍，《简爱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希望他们的困苦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解脱的方法。

尽管已经见识过重男轻女的例子，但再次目睹还是令人唏嘘。第一天小晴在打扫卫生时头晕呕吐，我们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几乎不吃早饭，父母不仅照顾不周，还各种呼喝使唤。我们特意对她进行了家访，在交谈过程中，也不难看出母亲对她的不满，或许碍于我们的面子，每当说得起劲，对邻居或者其他同学抱怨之时，也尴尬地笑笑，或许替他们解围几句，却又显得欲盖弥彰。而且从各个途径得到的情况来看，她们家有较为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，小晴在家受到的待遇远不如她的弟弟。

所幸小晴的情况只是个例，大多数孩子对于生活都是充满热爱的。努力学习，孝敬长辈，与同学相处融洽……这些我们都未必具备的优秀品质却成为了他们醒目的标签，而孩子们的束缚只是接触世界的机会太少，如此，我们胜过他们的似乎只有年龄与经历了。想想我们的家庭，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，根本不会存在小晴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会同情她，却不可能真的做到感同身受，经过这几天的生活，我们或许了解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自立，却无法体会到小晴这样的女孩处在这样的风气、这样的环境下心灵上所受的伤害。而令我们无奈的，恰恰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

当然，我们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。在安排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对孩子们的知识水平没有清楚的认识，比如孩子们不知道齐国的位置，不知道青岛，不知道太阳系的八大行星，不知道梅西和C罗……我们用来解释这些的时间几乎占据了课程的一半。活动中的分组也不甚合理，打破班级间的小团体颇费工夫。课堂与孩子们的互动不够，他们往往开始时全情投入，半小时后就过了兴。同时，忽视了给孩子们的奖励，一场运动会下来孩子只得了一身汗，这让他们大失所望。这些，我们在之后都会一一改正。

“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，是永远的停留”，最后的结营会上，《凉凉》、《樱海》、《想唱就唱》、《送别》……歌声回荡，孩子们也从呜咽到嚎啕大哭再到泣不成声，然而即便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地逃避，离别也总会在无限的期许和承诺中突然到来。

渐行渐远的车辙，默默带走了属于八个人的喧嚣，却指引着一路跟随的孩子们去追寻那段逝去的时光。当岁月含泪悄悄转身，我们久久伫立，深情的目光望去，试图回到原点，那个出发的站台，记起自己背起行囊时的样子。这里的最后一站，深情的最后一吻，当挥手告别的时刻，那段曾属于我们的回忆不会随年华逝去，而只会在年华的飘零中常常记起。

最残忍的时间已极尽显现它最温柔的一面，把我们的青春安放在一个如此多姿多彩的盛夏，尽管它从未停下流逝的脚步，一眨眼，就走到了相遇的尽头。再看看我们自己呢，不是也和孩子们一起回忆童稚、幻想青春、埋了锐气、少了哭笑，但笑望人生起伏却是时间最无私的馈赠。谁说时间不会说话，它分明在我们相遇时雕刻下风起云涌，又在离别时书写下云淡风轻。我们带着祝福离开，正如满腹期待下一个开始。

行将离别，功过随风。

中国海洋大学赴德州庆云实践团

撰写人：李亚东

2017.7.22